**于海洋个人事迹**

我1998年考入吉林大学，2008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，在吉大校园里已经驻留了16个年头。我在这座校园里由一个学生变成一个教师，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妻子、有了我的孩子。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走在学校里，遇到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学生，给他们上课是我的工作，更是我的生活习惯。在课上课下讲自己对专业的理解，解答他们各种问题困惑，最开始是颇有些费力和缺乏自信的，但现在已经变成本能，若几天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反倒若有所失。今天写下这些给师长、领导们的汇报材料，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要大书特书的事情，只是希望对自己六年来的教学得失做一个小结，以备改进而已。

我是一个教师，我对自己职业道德的理解是建立在职业要求的基础上的。大学教师的工作实现于师生互动之中。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以知识传递为纽带，但老师的工作不仅是将知识输出而已。当老师越久，就越是发现很多课程教授外的因素会极大影响教学效果。我的言行举止、风度涵养、道德风评，都会左右学生对我教授知识的接受程度。在学校这个相对单纯封闭的环境中，口碑会成为学生对教师评价的基石。教师个人德行的实际水平与外部风评，从长期看通常不会相差太多。师德，对学生来讲就是一个老师是否有明显的道德瑕疵，是否能赢得他们足够的信任。而对我来说，师德就是职业道德，它包含我的教学表现和我与学生们相处的方式方法。

我是一个教师，为了履行好我的职责，我需要学生们的认同。在六年的教学工作中，我坚持了以下方法，并自认为是成功的。

首先，我的每个学期都会有一门平时作业（计入总成绩），那就是对我工作的批评意见。我明确的告诉同学们，我自知不完美，所以他们提交给我的只要批评意见而不用表扬。同学们单纯率真，我的写字台上留着历年来意见中最坦率者。教学科研每有倦怠时总是拿出这些意见聊以自醒。为了使批评制度有效，我还要在课堂上公开回应这些批评意见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所做出的回应、辩解和改进承诺，究竟是真是假自有同学们公论。实践证明，这个制度是有效的。公开坦诚的沟通解决了师生间几乎所有问题。教书育人之路漫长，我当然无法一时解决同学们的所有要求，但同学们看到了我的态度，也自然会理解我需要和他们一同成长。

其次，我很重视开学的第一堂课，第一次师生见面。这是我向同学们作出道德承诺的时刻。我与同学自我介绍中的一个固定内容就是告诉他们，按照良心心证和学校的规章要求，我可能作出的哪些行为是不道德的或不恰当的。这是一种自我警示，也是一种公共监督。同学们可以在今后四年本科或三年研究生生活中，看到我是不是做到了我的承诺。我的承诺包括不与任何同学建立超过正常师生关系外的关系，不以任何名义出席学生们付款的聚会，不以任何形式占有学生的劳动成果等。这些承诺可能不全面，但我愿意接受他们的监督，相应的我也会对他们提出近似的道德要求，这是师生形成正常的学术共同体关系的前提。

再次，我从未以个人理由拒绝过同学们提出的任何学术或课业上的请求。无论是大学生模拟联合国活动、读书小组、大学生创业活动还是挑战杯，我愿意在他们提出的时间和地点，与他们展开相关的学术互动，并担任他们的指导教师。我寒假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住院，术后恢复情况并不好。但是本学期我在主讲两门课程的基础上仍然同时承担了大创导师、挑战杯导师和读书会导师的职责。以行政学院读书会活动为例，活动要求选择一本经典著作，在一学期内以八次活动（每次三个半小时）的形式指导学生梳理一个学术流派或一个热点学术问题的脉络。在不影响正常课业的情况下，读书会只能选择在晚上。我住在净月、孩子岁数还小，每次活动回去都已十点以后了。不过，我很了解正是这些活动有效补充了课堂的学习效果，培养了学生的学术热情。我的坚持有益于教学活动的开展，也增强了师生间的相互信任。

最后，要想维持师生间的和谐关系，必须在二者间建立一个合理的界限。过度冷漠会阻止正常的学术交流，但师生间的亲密关系如果超越了必要的限制，也会影响教师在学生中的印象。大学中的学生试卷评价和学术活动评价中，教师的自由裁量空间比较大。如果不注意把握公平的原则，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分歧。我支持和参加学生的学术活动，但我不会去记住特定学生的姓名。在每学期初我会当众向负责给教师调试多媒体的学生表示歉意，因为我不会去问他们的名字。这一切会使同学对教师在他们学术生活中的角色更具信心，也会使他们未来大学生活中的各种学术评价更加信服。

回顾过去的六年，我不过初窥门径而已。无论学术水平的锤炼，还是自我修养的养成，我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每次走进教室门前，不管之前多少杂事，问自己一句，我工作负责吗？心就静下来。以上小小的体会，谨向呵护和监督我的师长们加以汇报。